



河南民间故事丛书

麻叔仲的故事

目 录

引子	(1)
庞振坤来了	(3)
巧治“铁公鸡”	(5)
云诗答对	(8)
治疙瘩	(10)
才压三江	(12)
装神	(15)
我是天子	(19)
住店	(23)
罚老板	(25)
买石磙	(28)
说媒	(31)
讨戏钱	(34)
智戏李稀毛	(37)
竹竿与水桶	(39)
祝寿	(40)
刁难进士	(42)
巧断钱袋	(44)

写对联	(47)
断妻	(49)
买鸡蛋	(50)
好主意	(53)
送礼	(56)
告驴子	(59)
卖画	(62)
哑巴告状	(64)
为船家做诗	(66)
不准说“不”	(67)
住店	(69)
胡乱锯	(71)
两旬状	(73)
一肚子青菜屎	(75)
逗妻	(76)
借米	(80)
劝架	(82)
一语破布案	(86)
指路	(88)
喝酒吃肉	(90)
医心病	(92)

引 子

机智人物庞振坤的故事，广泛流传在豫西南和鄂西北一带。

庞振坤，是清朝乾隆年间河南邓州（现在的河南省邓县）人。他虽然曾被选拔为贡生，但在官场总不及第。这使他有机会长期在社会下层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他聪明、机智，常常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想方设法戏谑权贵，鞭挞豪强，为百姓抱不平，深受乡里的赞扬。他的趣闻轶事，在当地民间流传很多、很广，真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这里收集的39篇庞振坤的故事，是在全面搜集、重点整理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剔除糟粕，而选编成的。这里面，一部分表现他刚正不阿，为民伸张正义；一部分表现他机警善辩，巧妙地嘲讽劣绅强人。另外一部分，则是表现他诙谐幽默，才华过人。这些故事，有的听了叫人捧腹大笑；有的使人扬眉吐气；有的听来妙趣横生，叫人心旷神怡。真是喜、笑、怒、骂皆故事。这些故事，经过二百来年人们的口头流传

和加工，内容不断丰富，情节日趋完整。它不但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而且能给人以一定的思想教育和娱乐。庞振坤这个名字，已经成了当地机智幽默的代名词了。



庞振坤来了

刘平均 整理

庞振坤小时候，跟着叔父过活。他看到别的孩子读书，很眼气，可是叔父就是不让他上学。他自己偷偷跟人家学，学会了不少字。

有一次，叔父家来了个朋友，二人在一起谈天论地，说古道今。那个朋友谈到古时候有个司马光，五六岁就知道砸烂缸救孩子，真聪明。庞振坤的叔父接着说：“要是咱有恁能的娃，花钱再多也要供他上学，将来也会成个名堂。”坐在一旁的庞振坤接着说：“司马光跟着你，恐怕也舍不得掏学费。”他叔父一听，觉得有失体面，很生气，大声斥责道：“小毛猴子，大人说话，哪有你插的嘴，快出去玩。”庞振坤赶紧出来了。

客人走后，庞振坤见到他叔父说：“你说我是小毛猴子，咱俩明天一起去邓州城，看谁认识的人多。”他叔父说：“你不过想到城里看看，就叫你去，看谁会认识你。若没有人认得你，小心回来屁股发烧。”第二天，庞振坤手里提着一个小孩玩的灯笼，做得非

常花哨，跟叔父一起去邓州城。

到了城里，庞振坤跟着叔父转完南街转北街，串罢东巷串西巷。庞振坤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不少人惊奇地看他，嘴里还说：“看，‘庞振坤来了’！”庞振坤点点头回答说：“嗯，来了。”起初，他叔父以为大街上人多重了名，一个没出过门的小娃谁会认得？就把他领到背巷里转。走不远碰上一群学生走过来，刚走到跟前，就见学生指着说：“看‘庞振坤来了’！”庞振坤又说：“嗯，来了。”他叔父感到奇怪，又把他领到茶馆里。他叔父进了门，只有卖茶的向他打了个招呼。庞振坤一跨进门，几个老学究就说道：“看，‘庞振坤来了’！”庞振坤小声说：“嗯，来了。”他叔父更感到稀奇，就领他回了家。

到了家里，他叔父问他：“你没进过城，咋会城里人们都认识你？”庞振坤笑了笑说：“你不是说我是毛猴子，这会儿你知道谁认识的人多了吧。”他说完，把手里的灯笼高高举了几下。他叔父一看，见庞振坤做的花花绿绿的灯笼上面写着“庞振坤来了”五个字，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人们并不认识庞振坤，是在念灯笼上写的字。他叔父笑了起来，说：“你门道真多，你门道真多，我一定供你上学。”

搜集：韩秀本

巧治“铁公鸡”

周学忠 搜集整理

村东刘老抠，家里虽然富足，却一毛不拔，众人送他外号“铁公鸡”。

铁公鸡门前有个桃树园，果子结得压断枝，可谁也别想吃一个。庞振坤和小朋友们上学，这里是必经之路。铁公鸡很不放心，老疑心孩子们要摘他的桃，常常没事找事地训孩子们。小朋友们感到很委屈，有的甚至不愿再上学读书了。

庞振坤劝小朋友们说：“别急，过两天，他就待咱亲热了。”小朋友们将信将疑。所信的是庞振坤向来说到做到；所疑的是铁公鸡还会亲热咱这群“小猴子”？这天晚饭后，庞振坤不声不响拿走了老师厨房里盛面用的竹箩头。夜晚，铁公鸡绕着桃树园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感到疲倦了，打算吸一袋烟，就在桃园中铺板上合合眼，直直腰。想不到，坐下来刚刚擦满烟袋锅，猛听见果树园里有响动，便厉声问：“谁，干啥哩？”无人应，只听见一溜脚步声跑远了。

铁公鸡并不去追那远去的人，因为他怕那是调虎离山之计，便自有主见地手擎麻秆火在桃园里细细察看，见在一棵“六月白”树下放着一个盛面用的大竹箩头，心里格登一下后怕起来：乖乖，真贪心，扣这么一个大筐子，若不是我看得紧，摘走这一大箩头“六月白”桃，多叫人心疼啊！又一想，不该我破财，还得个大竹箩头哪，这才是拉纤拾个鳖——外赚。铁公鸡被这一惊，更加小心地看护起桃子来。呵欠一个接一个地打，也不敢合一合眼皮；身上困得象灌铅一样沉，也不敢躺到门板上歇歇；一个劲儿地围着桃树转呀转……

第二天早上，老师发现竹箩头不见了，心里很生气。正当这时，庞振坤来了，听老师说罢此事，气愤地说：“这分明是欺负学董哩，我找学董报告去！”庞振坤找到学董，细说了老师被偷之事。学董非常恼火地说：“这还了得，欺负到我头上来了，马上给我挨家搜！”于是，学董领上一群学生在村上挨门逐户搜起来。铁公鸡是村东第一家，就从他家开始搜。铁公鸡说啥也不让搜。学生们平时对他就有气，越说不让搜，才越要搜哩。学生们七手八脚地在他屋内翻腾开了，结果在铁公鸡的厨房里搜出了老师的那个盛面的竹箩头。学董当场就要罚款，说铁公鸡是有意弄垮

学校。铁公鸡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诉，憋得脸红脖子粗，干打鸣啦说不出话来。就在他下不来台的时候，庞振坤出面讲情：“老师，学董，偷竹箩头是他一时糊涂了，念起他平时待我们学生好，这次就饶了他吧！”老师消了气。学董也同意，但是警告铁公鸡：

“以后，你若和学生、老师作对，我就新帐老帐跟你一齐算，决不轻饶！”铁公鸡连连称是。从此以后，庞振坤及小朋友们上学打桃树园边过，铁公鸡再也不敢训孩子们了。



云诗答对

郭 力 整理

庞振坤少年时候，有一次到舅家去。舅家的三位表嫂都有些文才，听说他能出口成章，很想见识一下。吃饭前，三位表嫂拎来一壶黄酒要与表弟行酒令，谁输了，只准喝酒，不准吃菜。酒令规定：第一句把一个单字拆开念；第二句要把这个字分成三个相同的字；第三句必须是第二句中分出来的那三个字；第四句要用第一句中头两个字合成的那个字收尾。违者罚酒三杯，还不准吃菜。

庞振坤笑笑说：“这酒令拐的弯多，还是请表嫂们起个头让我学学。”于是，大表嫂先起诗：

豆页为头，犇字三牛，
牛牛牛，不知赶来多少头。

大表嫂念罢，轮着二表嫂念：

尸至为屋，森字三木，
木木木，不知能盖多少屋。

三表嫂笑着看看表弟念道：

水酉为酒，品字为口，
口口口，不知该罚谁喝酒。

三位表嫂作诗一毕，一齐盯着庞振坤，庞振坤伸了一下舌头说：“我不会，饶了我吧！”三位表嫂哪里肯依，有的拧耳朵，有的捏鼻子，说：“作不出诗来，捏着鼻子往下灌。”庞振坤见闹不过三位表嫂，就说：“我作，我作。”于是随口念道：

田心为思，姦字三女，
女女女，不知何人害相思。

庞振坤刚念完，三位表嫂齐声说：“不好，不好！罚酒，罚酒！”

庞振坤赶紧对上去，念道：“真坏、真坏，添菜、添菜。”逗得三位表嫂哈哈大笑，殷勤地招待了这个小表弟。

搜集：肖维渊



治 疙 瘩

郭 力 搜集整理

庞振坤近门有个神婆子，说什么是王母娘娘附了她的身，只要你信她，百病能治。方圆左右确实有人信她的胡哼唧，庞振坤的妈就是其中的一个。

有一天，庞振坤泪汪汪地用手捂着腮帮，妈问他咋啦，他只是摇头，不说话。妈把儿子搂到怀里一看：“嗯，长了恁大个疙瘩！”用手一摸，不冷不热，妈妈可着了急。常言说：红肿高大，大夫不怕；不红不肿，大夫心惊。心想这一定不是个小毛病，除了神仙是治不好的。于是，振坤妈就去请来神婆子为儿子治疙瘩。

神婆子坐到神龛前的椅子上打了几个呵欠，就下起神来。振坤妈赶紧上了三炷香，烧了一道黄表纸，跪在香案前叩头如捣蒜。庞振坤在一旁只哼疙瘩疼。那神婆就“哼哼哈哈”地唱开了：

王母娘娘下凡来，
单治造孽小奴才。

巴掌打在儿脸上，
长个疙瘩遭祸灾。
要想好了儿的病，
浑猪浑羊摆神台。
十斤香油点灯用，
丈二红绫搭棚彩。

.....

神婆子唱到这里，可把振坤妈吓坏了，赶紧应承。庞振坤实在憋不住了，“呸”了一声，把一颗大红枣子唾到神婆的脸上，把神婆子吓得“妈呀”一声，急忙睁开眼来，见一颗红枣掉在桌子上，庞振坤脸上的疙瘩没有了，站在一旁哈哈大笑。神婆子傻了眼，拍拍屁股赶紧走开。振坤妈不好意思地白了儿子一眼，也笑了。

这件事一传开，再没人来找那个神婆子治病了。

讲述：郭光前

才压三江

郭 力整理

庞振坤进京赶考时和三江举子住在对面两个客店里。这些三江举子自恃才高，目中无人，竟在住店门口挂的灯笼上写了“三江才子”四个大字。庞振坤一看，决心要刹刹这些人的骄气，就在自己住的店门口也挂了个灯笼，上写“压三江”三个字。那些“三江才子”一见恼火了，就派人给庞振坤送去一道“战表”，约定第二天在庞振坤的住处比试学问。庞振坤立即回信“应战”。

第二天一早，庞振坤就和书童互换了衣裳，让书童上街去玩，不要回来。书童走后，“三江才子”们来了。庞振坤迎着说：“我是书童，俺先生有要事出门去了。他临走时对我说：如果三江才子们来了，你先和他们比试一番。如果他们输了，莫忘记让他们在灯笼上添个‘才’字，凑成‘才压三江’四字。”“三江才子”们一听非常恼火，心想：量你一个书童，该有多少学问？！比就比吧。庞振坤问：“比什么？”



“三江才子”们说：“背皇历。”于是，有个“三江才子”把皇历从头至尾背了一遍。庞振坤说：“你们这算啥本事，我能倒背皇历。”说完，他不慌不忙从后边往前边倒背起来。“三江才子”个个感到惊奇，可是又一想，许是这书童把皇历读的遍数多了，这是练下的功夫，算不了什么。他们一商量，提出背碑文，只许读一遍就得背下来。他们来到店门外一块石碑前，“三江才子”往前边站成一排。一齐默读起来。庞振坤只好站到石碑的背面。“三江才子”读完了碑文，才让庞振坤到前面读。庞振坤说：“我在背面已经读过了。”于是，一字不差地背完了碑文。“三江才子”一个个目瞪口呆，心想：好家伙，这书童都这样厉害，那庞振坤就更了不起了。于是乖乖地在灯笼上添了个“才”字，凑成“才压三江”四个大字。

原来这庞振坤爱学好问，每到一处，凡是文字，他都要细细地读它几遍。这块石碑在他住的店门外，当然他早就读过了。

讲述：张景贵，农民，五十多岁

搜集：张和平